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
100 (1908—2011)

第二卷

雀 语

任翔◎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侦探小说研究》（10BZW087）阶段性成果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

100 (1908—2011)

第二卷

雀 语

任翔 ●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雀语 / 任翔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 1908—2011)
ISBN 978-7-303-15059-5

I. ①雀… II. ①任…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9603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40 mm
印 张: 31.5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陈佳宵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耿中虎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采得百花成蜜后

(代序)

侦探小说源于西方的启蒙时代,自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开创侦探小说的写作范式以来,经柯南·道尔、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农、埃科等作家的不断拓展与创新,侦探小说已不再是一种仅供读者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类跻身文学经典之林,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现代世界的广大读者。



中国侦探小说是典型的“舶来品”,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经历了译作、仿作到自创的演变过程。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和《新小说》是译介侦探小说的倡导者和理论实践的先行者。1896年,《时务报》刊发了由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这是中国最早引入的侦探小说。此后,西方侦探小说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青睐的当属《福尔摩斯探案》。除《福尔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也被译介到中国。在众多的译介侦探小说中,法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创作的侠盗加侦探亚森·罗宾,在当时读者中的知名度仅次于福尔摩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几乎将西方著名的侦探小说全部引介到中国。

随着侦探小说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接受,译介西方侦探小说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于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成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以上”。^①在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中,有些译作几乎与西方原创的侦探小说同步上市。“抛开日本这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217页,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个中转站,直接取法欧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还快,在这个特殊的艺术领域里基本上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①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热潮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才渐渐降温。

西方侦探小说为什么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如此狂热的阅读效应?从文学发展规律看,一种类型的文学模式能够存在,总是以其自身的审美趣味与读者达成某种默契,从而获得其独特的欣赏价值,只有这种文学模式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相吻合,读者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并保持持久的热情。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狂热的阅读效应,除了西方侦探小说呈现的新颖的故事、惊险的场景、曲折的情节、神秘的悬念、智慧的侦探等审美特性外,还在于西方侦探小说隐含着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学的意境。英国早期侦探小说批评家玛乔丽亚·尼柯尔森(Marjorie Nicolson)带着极嘉许的口吻肯定侦探小说的生命意义。读者对侦探小说的兴趣体现了一种“因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激变而出现的精神动荡,在没有秩序的环境里生活总是让他们苦恼。所以,对侦探小说的兴趣往往还体现了读者想返回到简单安宁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强烈渴望,他们想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里一样”。^②读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安全感却在侦探小说里找到了寄托。因为侦探小说隐含着一种异样的精神景观——罪恶终将被惩服,混乱的秩序终将得以恢复,侦探小说在遥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学。二是哲学的意蕴。侦探小说的内容充满着理性与非理性、健康心态与变态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些问题持久地刺激着读者的兴奋点,甚至把理性带到了极限——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的根本问题,这样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类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三是文化的意味。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读物,其深层也深刻地触及人类的终极眷注。从历史发展看,犯罪的发生几乎与人类历史同等悠久,犯罪现象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空间,每时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发生,而人类又是那么无力地拒绝神秘的诱惑。侦探带着科学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怀,去揭破死亡之谜和为制服犯罪而进行的努力。侦探小说不仅呈现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类的命运。四是符号学的意义。“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侦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 *Whatever Happened to Sherlock Holmes: Detective Fiction, Popular Theology, and Society*, By Robert S. Paul,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7.

探小说作家,他们都特别善于从文化上改写占统治地位的辩证法。”^①因为侦探小说文类坚定地偏爱一种场景——犯罪场景与侦破场景——的书写。这个场景不仅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侦探与罪犯在这个密闭的世界里,进行着人类的智力、毅力与信念的博弈。正是因为西方侦探小说蕴藏着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国大地,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启蒙的中国读者。

二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吹响了号角,但必须明确中国侦探小说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里,浸润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里。毋庸置疑,中国侦探小说与传统公案小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虽说侦探小说宣扬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学实证而非主观臆断,讲究的是人权而非皇权,但是两者却有着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渗的表现。首先,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虽说公案小说源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而侦探小说则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历史也仅区区的百余年。但两者既有着“形似”又有着难以割舍的“神似”。“形似”——两者都在运用人类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惩恶扬善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如果说西方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是显性的,它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那么传统公案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则是隐性的,它是中国侦探小说诞生的精神传承。其次,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同属“乐感文化”,有相似的审美趣味。传统公案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读者基础,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审美接受心理,普通读者阅读公案小说,更多的是偏重于其娱乐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终都能出现一个“报应分明,昭彰不爽”的圆满结局,在阅读过程中享受拍案称快之乐,而无凝思长叹之忧,这种传统的“乐感文化”不仅制约着普通读者的审美选择,而且还积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意识之中。以启智娱乐为开端的西方侦探小说也可归属于“乐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严密细致的逻辑推理和案犯必遭惩罚的完美结果,它能够带给中国读者紧张而不疲惫、轻松而不乏趣味的审美享受。再次,侦探小说汲取了公案小说的精髓,完

^① *The Art of Detective Fiction*, Edited by Warren Chernaik and Robert Vila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p. 12.

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侦探小说文类生成看,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认同的复杂过程。侦探小说的译者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之初,其目的是希望借助侦探小说以引进新思想来变革中国的社会现实。但事实上,这些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文人在观念上仍然保守。他们在译介和创作侦探小说时都会渗入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从早期的侦探小说译本看,很多译者都使用章回体的形式和文白相杂的语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译者浓厚的传统法文化思想,又传递出译者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里,不难发现,作者可允许侦探在侦破案件时有失误,但不容许侦探在道德上有瑕疵,这正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思想写照。他们既羡慕侦探的理性精神,又摆脱不了传统的青天意识,因此,他们希望塑造一个可与西方侦探相媲美却带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新侦探形象,这是当时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一个理想目标。

虽说侦探小说承传了公案小说的血脉,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现代转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诞生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侦探小说体现的是现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讲究的是科学与民主,弘扬的是法治思想和社会正义。作品中的私家侦探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他是现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试图在当下法律规范下建立公平与正义,以实现个体的价值与理想,本质上从属于“民间立场”。而公案小说呈现的是政治的伦理和道义上的因果关系,体现了一种在王权统治之下的群体思想,不论是包公、于公还是狄公,他们对于现存意识形态都带有先天的维护意识,本质上从属于“官方立场”。

三

西方侦探小说大规模的引入,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打造了绝佳的模板,而传统公案小说的伦理价值则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两种各具特色的文类催化下,作家们的创作意识被激活,他们开始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创作。当然,借鉴并非只是机械的模仿,这里面隐藏着侦探小说作家在遭遇中西两种文学观念时的艰难抉择。不可否认,最初的侦探小说作者基本上都是“旧式文人”,他们大多以写言情小说起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极力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在经历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与“对话”中,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逐渐领会并有选择地“拷贝”西方侦探小说,最终形成有中国

风味的侦探小说。

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是1901年由剑铤创作的《梦里侦探》^①,至1904年以后,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才有所发展。1905年,《江苏白话报》第一期刊载了由挽澜创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广益丛报》第六十五号刊载了冷血(陈景韩)的《歌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1907年,《月月小说》第七号刊载了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十一号刊载了黄翠凝的《猴刺客》,该作品是目前能见到的早期比较成熟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这是张坤德首次译介福尔摩斯探案十余年后,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侦探小说文体太先锋,叙述内容太丰富,逻辑要求太严谨,而使众多意欲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望而却步。侦探小说的写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备文学的素养,还应兼备文学之外的诸多知识,比如逻辑学、心理学、犯罪学、化学、医学等。另一方面,在于作家的价值趋向。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受制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趋向,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注重以社会为主动、个人为受动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秩序,西方文化属科学型文化,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引出的社会结构。侦探小说作家对法律的诉求、对科学的期盼、对正义的瞩望都带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挣脱伦理型文化的“羁绊”,他们在“东张西望”中渐渐成熟。

吴趼人和周桂笙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与翻译家,但无论是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还是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从文体到内容仍属公案小说的范型。尤其是吴趼人,他试图革新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以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中国侦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结果。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尽管也是“公案体”,但其在叙述内容上明显汲取了“西洋文明”。从吴趼人和周桂笙的创作中,可以发现这么一条规律,中国最初的侦探小说创作经历了由“公案体”到“侦探公案体”的演变过程,这也印证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生成深深地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纯粹“西风东渐”的结果。

随着“侦探公案体”作品的增多,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在模仿中反思,在

^① 据日本学者榎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示,剑铤创作的《梦里侦探》发表在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上。《启蒙通俗报》于1901年由傅樵村在成都创刊,1906年改为《通俗日报》。笔者查阅了国内多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均未发现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现存文献只查到1903年后的《启蒙通俗报》及更名后的《通俗日报》,未见剑铤创作的《梦里侦探》。因此,对《梦里侦探》是否有此作存有疑虑。

反思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侦探小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第一个侦探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庵、俞天愤、张碧梧、赵茗狂、何朴斋、徐卓呆、胡寄尘、张无铮(张天翼)等,产生了一批像霍桑、鲁平、蝶飞、李飞、宋悟奇、胡闲等“中国式”的侦探,这些“新新侦探”在读者中享有盛誉,其中被称为“中国福尔摩斯”的大侦探“霍桑”更是声名远扬,成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创作的繁荣与读者的接受,使得中国侦探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早期的原创侦探小说中,读者反映强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探案》、俞天愤的《蝶飞探案》、陆澹庵的《李飞探案》、张碧梧的《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赵茗狂的《胡闲探案》、张无铮(张天翼)的《徐常云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朴斋和俞慕古的《东方鲁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摆脱传统公案小说束缚的中国侦探小说呈现出与西方侦探小说一致的审美特性——神秘、惊恐与悬疑。侦探小说鲜明的审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扑朔迷离,案犯踪迹不明,结局指向莫测。作者与读者似乎在不断地进行着设谜和解谜的游戏,从而也就在不断地进行着建构、颠覆、重构、再颠覆的解密过程,使读者在“奇诡突兀”、“判心怵目”^①的高峰体验中揭开谜底。侦探小说最具刺激性的是强烈的惊恐性。侦探小说总会牵涉谋杀、抢劫、爆炸等暴力场景的书写,而暴力行为的描写往往能够使处在相对安全环境里的读者的“暴力”本能得以导泄。人类的心理中都有一种“暴力”的本能,阅读侦探小说能使读者产生“惊骇错愕、目眩心悸”^②的心理体验。侦探小说最具吸引力的是悬疑性,悬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营造的紧张而神奇的悬念,悬念成为侦探小说作家营建情节的枢纽,启迪读者心灵的钥匙,悬念也成为读者对人物命运和情节推进的预测和充满激情的期待。

四

中国侦探小说是中西文化融构的宁馨儿。它的诞生与中国社会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文学观念的变化紧密相连。考察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全过程,可将其视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的一个缩影。侦探小说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丰富了中国现代文体的类

① 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载《新民丛报》,第3卷第7号,1904。

② 同上。

型,加快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使古老的犯罪题材文学获得了现代性——从对犯罪的政治伦理关注转向对公共秩序和个体生命的关注,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形成、科学精神的传播以及法文化的建设等。

当今的中国文坛甚是热闹,各种主义、现象、流派层出不穷,然而,却绝少有文学研究者与批评者光顾侦探小说。在已有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里几乎难觅侦探小说的踪迹,即便在中国“通俗文学”史里,对侦探小说的阐述亦是浮光掠影,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健康成长。更可叹的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为读者提供独特的审美与情感体验的侦探小说亦被“公安小说”、“法制小说”、“犯罪小说”以及“侦破小说”等称谓取代,私家侦探的独特个性与超凡的智力也被人民警察的群体形象与集体智慧所替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迄今为止,能风行全球长盛不衰的文类之一便是侦探小说。融情、智、理、趣为一体的侦探小说有其独特的范式,故事中的侦探通过追踪蛛丝马迹而重构犯罪现场,以牢牢控制犯罪,以此抚慰被惊扰了的心灵秩序,恢复被损毁了的社会秩序。侦探是和平年代里读者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形象是别的文类所不具有的。

笔者挚爱侦探小说,愿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尽力。因为此,笔者历时两载查阅了1896—2011年间的近千份报纸杂志,搜集并阅读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近千部侦探小说作品,并对清末民初的侦探作品重新录入、断句并进行以繁化简的文字处理。“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共十卷,110篇作品,400余万字,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未在其列。为体现“史”的脉络,所选作品均按发表或出版的时间排序。其中1908—1949年三卷:第一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作品;第二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孙了红作品;第三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刘半农、张天翼、俞天愤、陆澹庵等人作品。因馆藏的清末民初期刊弥足珍贵,难轻易示人,一些选文想必是第一次与当代读者会面。读者可从中阅览中国侦探小说从滥觞期到兴盛期的整体创作风貌。1950—1976年一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白桦、公刘、陆石、文达等人作品,这些作品以苏联的“反特防奸”为蓝本,融入“剿匪”、“肃反”的题材,作品明显地烙上时代的印痕,读者可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波澜壮阔的斗争画面。1977—1999年二卷:中篇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蓝玛、李迪、钟源等人作品;短篇卷收入中国著名作家叶永烈、余华、叶兆言等人作品,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可体验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出现的新变化,犯罪问题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错综复杂的社会世相。2000—2011年二

卷：中篇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怀戚和新锐侦探小说作家鬼马星、冯华、既晴的作品；短篇卷收录中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蓝玛、郑炳南、孙丽萌及新锐侦探小说作家水天一色、周浩晖、林斯谚等人的作品。读者可领略到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无论是叙事内容还是叙事方式均添加了新元素，网络、毒品、腐败等题材已成为侦探小说的热点。除以上八卷外，还为小读者编选了两卷创作于1980—2011年间的优秀儿童侦探小说作品。深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侦探小说作家谢鑫、杨老黑、许方等人的作品均在选集里，这些作品以小读者的视角叙写了神秘、悬疑与恐怖的侦破故事，不仅让小读者从中感受到侦探身上超凡的智慧，而且可从中体验到侦探身上传递出的刚毅与正气的精神品性。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出版，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中国侦探小说读本，为研究者提供一幅清晰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品图谱，为当下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创作提供可参照的范本，为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侦探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希望“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出版能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生长点。

任翔

2012年8月18日于北京养木轩

目 录

| | |
|--------------|-----|
| 玫瑰之影 | 1 |
| 雀 语 | 14 |
| 鬼 手 | 59 |
| 窃 齿 记 | 75 |
| 血 纸 人 | 92 |
| 三十三号屋 | 150 |
| 乌鸦之画 | 202 |
| 木偶的戏剧 | 231 |
| 囤鱼肝油者 | 286 |
| 劫 心 记 | 320 |
| 博物院的秘密 | 357 |
| 蓝色响尾蛇 | 389 |
| 赛金花的表 | 473 |
| 后 记 | 491 |

玫瑰之影

入春以来，恹恹多病，长日但与药炉做伴，生趣萧索极矣。偶读报章，则见吾友鲁平，方续出其神妙之手腕，创为奇案以警世人。特苦勿获真相无以实我笔记，滋怅怅焉。日者吾友鲁平陡顾蜗居，相其容色，觉兴奋逾于常日。知其迩来必交佳运。因即以报端近事询之。吾友微笑，初不作答。继乃觅火吸烟，告我二事，盖皆有涉于隐谜，而为吾友所揭破。其一为逊清钦使所藏无声飞机秘图事，吾友尝运其智计与私家侦探卢伦氏，几经波折，卒乃奏凯。诡秘力气，不可方物，爰即录入我小册，且标以诡怪之名曰《冷热手》。其第二事即今兹所述者，情节虽较前事为稍逊，然略加点缀，固亦未尝不足以耸人听闻。因志其数语于其端，留鸿爪焉。

十三年四月十二日等下

徐震扶病附记

上

时候已是黄昏以后了，那间狭小而污秽的斗室中充满着阴森的空气。一张桌面将与桌腿脱离的桌子，上面搁着盏破旧的煤油灯。灯里的油已近乎要破产，所以把火头捻得很低，于是愈显室中的幽暗可怕，但仗着这一点微弱的光线，却映出这室中有三个青年：他们围坐在破桌。两颊苍白得一无血色，再配上一双深洼无神的眼睛，令人一望而知——他近来必在灰色环境中

讨生活。他的名字叫做陆大狂。其次一个名唤仲癡，年龄比大狂相差三五岁，面容与大狂很像，而且同样灰败，旁人看了极容易缠错他们是一人。所不同者不过他的眉毛比他哥哥浓些罢了。三人之中要算那年纪最轻的陆季醉精神比较充足一些，他的态度上虽已失去了少年人应有之活泼，但双眸仍奕奕有神，可见他平时为人是很干练的。不过现在他四周被“穷愁”二字包围着，毫无发展的余地，所以也变成没精打采的样子了。

此时，天际的一丸冷月从窗格上的破纸罅中漏进一缕银色的光来，似乎来安慰这三个困顿的青年，又似乎要和室中的灯光争胜。同时，那春夜的微风也从月光入口处追踪而入。瑟瑟的风声不期而然和大狂、仲癡的叹息声互相应和起来，室中似静而非静的过了一會兒。

大狂忍不住颤巍巍地站将起来，呻吟似的说道：“唉！你们总要想想法子才好啊！难道今天枵腹过了一天，明天仍旧挨饿吗？”

仲癡正自呆望着灯光发怔，听大狂这么说着不禁把眉头一皱，深深嘘了口气。见他嘴唇微动，好像预备回答似的，谁知过了好半天，依旧默默无语。大狂只得照样再说一遍。仲癡略一伸欠，方始有气无力地答道：“可当的都已当了，可卖的都已卖了，借贷的路都已断了，除非希望天上掉下金钱或是面包来，除外……”

大狂接口道：“照你这样说，那么明天只好坐待那胃袋渐渐收紧而死咧……唉，你今天到舅父处去，要是婉转些的向他央求着，也许他能够救济我们一点也说不定啊！”

仲癡听说，面上顿时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样子，冷笑一声，很简单地答道：“呵——你去求他吧！我以后宁可饿死，或是去偷盗，决计不愿再向他开口咧！”

大狂道：“我早已料到你去和他商借是不会成功的。须知一人既已踏进穷苦的境界，只能收拾起傲骨、套上谄媚的面具，然后方好向人家说话。像你这样的满面倨傲，还有谁肯来敷衍你呢？唉……过去的事情不必说了，你且告诉我舅父用什么话拒绝你的呢？”

仲癡气愤愤地道：“还去提起他做什么！我一进门，他见我衣衫破旧，面色已经沉了下来，但还勉强问我有什么事。比及我说明要向他借贷，他立刻跳将起来，恶狠狠地啐了我一口。接着，又把我们弟兄三人大大地奚落一场。幸亏你二人在家里不会听见他的话，否则恐怕要气得呕出血来咧……”

仲癡略顿一顿，续道：“他说陆氏门中不知作了什么孽才生出你们这种不肖的子孙！偌大的家产被你们败得一干二净，弄成这副寒酸的样子，连亲戚的台也被你们坍完了咧！别道我手头此刻并不宽裕，即使有用不完的钱也不愿借给你们，养成你们的依赖性……”

大狂插言道：“当时你为什么不向他说，我家的败落并不是由于我们弟兄的贪吃懒做，实在是家运不好，经了无数波折，所以弄到这种田地？这一层他也知道，多少总要谅解一些的啊！若说偌大的财产都被我们用完，这句话尤其冤枉！其实，父亲死后他也曾助着我们检点遗产，何尝有一文现款呢？”

仲癡道：“是啊，这许多情形我未曾不婉转曲折地向他说，无奈他一味用势利口吻来对付，任是嘴里说出血来也无用啊……最后他又正色向我说，以后你们不必再来吧；再来也没有什么好处的。说完便捧了他那常用的水烟袋头也不回向里去咧。”仲癡说到这里，肚子里的饥火与愤火不觉同时燃烧，一手按着腹部，一手握着空拳，把破桌敲得格格作响，煤油灯中的火头却也震得跳跃起来咧。

大狂狞笑道：“很好！很好！我今天方始觉悟什么叫做‘亲戚’！‘亲戚’二字只是富有时代的点缀品啊！”

二人发狂似的暴怒着，那最小的季醉却保持着冷静而安闲的态度，并不参加一句话。他只是吹着，嘴唇微微发响，双目无意识地注视尘封，好像在那里想什么似的。大狂看了他一眼，不禁生气道：“季醉，你也该筹划筹划啊。明天的问题怎样解决？难道天上真会掉下面包来吗？”季醉很和婉地答道：“不必焦急，姑且静待一会儿再说。到了九点半钟，那人还不来，那么我们真正绝望了。”大狂不懂他的话，问道：“你所说的那个人是谁啊？”季醉满面显出兴奋之色道：“说出来你们也未必相信啊。”仲癡插口道：“不去管他，你只顾说出来啊。”

季醉道：“方才五六点钟时，我不是出去过一次的吗？那时我是去找一个同学的。谁知同学没有找到，半途上却遇见一个素不相识的怪少年。那人衣服很入时，似乎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他向我打量了一回，忽然喊住我道，‘慢些走啊’。于是，我就立定了脚步。他问我道，‘你是不是陆秋梧的儿子呢？’我听他说出亡父的名字，不觉一呆，急忙应了声‘是’。那人又道，‘你还有两个哥哥，是不是？’我又应道‘不错’。那人道‘你家里有一处很精致的别墅，五年前被你们舅父用卑劣手段强占去的。现在，你们弟兄三人

却住在猫儿弄的破屋里，景况十分困苦，对不对？’那人把我家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状况背熟书似的背着，我自然愈加吃惊。末后，那人略略踌躇了一下，便对我说‘你先回去等着，我晚上九点半钟一定到你家里来，预备送你们五百元。’他说话时面容庄严，语气亲切，并不像和我开玩笑。不过，我觉得所遇见的事情奇怪地好像做梦一样，当时竟不知怎样对付才好。我问他姓甚名谁，他说‘我并没有固定的名字，你不妨称我‘失望的救济者’，那人说完就和我分别，我还目送他的后影，至于不见方始回来。本来我预备就告诉你们，可是事情太突兀，恐怕你们要当我撒谎啊。’

季醉说完这一席话，大狂和仲癡面上顿时添上了一种似惊似喜又似疑讶的神情。二人互相注视了一回，心房觉得有些震荡，纸币与银元的影子也都在脑海里涌现出来咧。但一转眼间，二人又都变作不信的样子。大狂摇头道：“现时代的社会上哪有这种好人？除非小说作者笔下或者会发现此等旅客似的人物。再不然，那人就是个疯子，所以说出这种疯话来。你居然信以为真，真是傻极！”大狂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仍希望着那人如约而来，譬如夜行的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摸索前进，偶然眼前闪出一线白光，明明知道是一种幻觉，然而心理上必希望真有这种光线。仲癡心里也在那里想道：“季醉遇见的那个人也许以前受过父亲的恩惠，今天特地来报德也说不定啊。再不然，就是父亲生前曾借给他五百元，现在却来还债了。”

二人正自想得神，猛不防有一种清朗的语声突然刺进他们的耳鼓道：“不必怀疑！不必怀疑！我已如约而来了。”这种声音发自灯光照不到的黑暗处。于是三人把视线聚在一起。很惊愕地看时，只见一个漆黑的人影，踞坐在室隅一只板箱上。季醉忙把煤油灯移近一些，照着那人面庞，不觉惊呼道：“噢？先生你……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

穷极无聊的陆氏兄弟见救星已经出现，心中只希望此人不是疯子。三人瞪着六只眼睛，向这行动奇异的怪人细看，觉得那人年纪果然很轻，浑身穿黑身缎，非常灵活，眉宇之间露着一股英爽气概，眼珠大有使人畏惧的威严。再细瞧他脚上却穿着一双橡皮底的鞋子，方明白他进来时没有声音的缘故。

那人见陆氏弟兄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不禁现为微笑。一面取出纸烟独自取火吸着，神色非常安闲，倘有人闯进此室，发现这三个满面慌张的人陪着一个行若无事的怪客，一定要稀奇不止咧。一会儿，那怪人又开口道：“三位先生，你们开开口，不要像做影戏一般啊。”

大狂与仲癡噤声道：“你从哪里进来的呢？这里的门……”

那人笑道：“不错！门是关着，但是比此地更坚固十倍的门也不能做我的障碍。我进来时，贤昆仲谈兴正浓，所以我只好坐在这里静待你们谈话终结啊。”

大狂又噤嘴道：“先生，你是谁啊？”

那人道：“我吗，就是预备送五百元给你们的人。方才遇见令弟没有留名使你们怀疑着，真是抱歉之至。实在因为我的姓氏在稠人广众中宣布出来很易使人吃惊啊。现在，我自己来介绍吧：我，姓鲁，单名一个平字。”

陆氏兄弟听鲁平说出名字几乎塞住呼吸。他们见这一个人人震恐的巨盗，一旦现在眼前怎么不惊？同时还有一件事情使他们心里都发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原来鲁平此时正自细数完便授给陆氏兄弟道：“拿去——这是贤昆仲渴望的东西啊！”三人凸着眼珠呆望着鲁平手中的纸币，觉得花花绿绿的耀得眼光都乱了。但终没有一个敢来接取。鲁平笑道：“你们以为我是一个巨盗，所以不敢拿我的钱吗？其实我鲁平的钱完全是天下黑心人袋里漏出来的，任是任何人都可用得。你们尽管收下啊，况且我并不是白送你们五百元，我还预备从你们处探听一些过去的秘密咧。”陆氏兄弟见鲁平语气很和善，和普通人毫无分别，神色也就渐定。于是季醉接了纸币，接着大狂问道：“鲁君不知你要探听什么事情？凡是我们知道的事无不奉告！”

鲁平道：“听说你们父亲生前曾经把一笔三十万元的巨款窖藏在一个地方，死后还遗下一张怪图，大约就是探索藏金的钥匙。这句话确实不确实呢？”大狂皱眉道：“事情确是有的。那藏金就在玫瑰别墅的花园里。但家父死后我们也曾搜索过好几次，结果连三枚铜元也找不到。后来，这藏金的消息被我们舅父童晓楼知道了，于是他想出种种方法要把我们这所别墅让给他。其时我们弟兄一则年幼，二则因家父死后非但没有现金遗产，并且还负下许多债务，不得已，只好用最低的价格忍痛把别墅出卖。我们舅父既得了这玫瑰别墅，立刻雇了许多苦工在那花园里四处发掘，直把那园中的泥土掘得像鼠子啃过的蛋糕。但所得的结果也和我们一样。至今十五年来，这些窖金仍旧很秘密地安睡着，无人能够发现。”

鲁平道：“那张怪图呢？”大狂道：“家父亲笔的原图已被舅父取去，我们却留着一张副本。”此时，仲癫插言道：“那怪图的意义玄奥极了！图旁边还有四句怪文，除了我们父亲自己知道外，只好请仙人去解释咧。”鲁平道：“给我看一看，可以不可以呢？”大狂道：“有什么不可以！老实告诉你，我们对于发掘藏金的心早已死了！因此，这怪图在我们眼中的价值差不多像废